



我的专栏写作是从世界杯足球赛开始的。

1994年,我刚进入青岛晚报当副刊编辑不久,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就开始了。无数人兴高采烈,跟过年似的。不过这跟我没关系,我不是球迷,我对足球无感,里面几个人在踢球我也不知道,我只知道一大堆人分成两帮,每一帮有一个把门的看管窄窄的球门,不让对手的球踢进去,被踢进去就输了一个球。我还知道有一个叫马拉多纳的球踢得贼好,是个球王。这个也是新闻强行灌进我耳朵里面的。

世界杯比赛的前一天,我的领导找到我,说我们的报纸要开设一个版面的专栏,有四个专栏作家天天在上面评说世界杯,你去写这个专栏吧。我说领导你弄错了吧,我是个足球盲,我对足球的了解一点不比一个不会开车的人对汽车方向盘了解得多。领导说,那你就从一个伪球迷的角度去写。须知,这一次在专栏上露脸的其他人都特牛,有当时《足球报》的总编辑,有青岛一个资深体育专家,还有一个大连晚报的女体育记者。我琢磨,写这个专栏有银子挣,还可以出名,还可以把自己的照片挂在文章前面,这个嘚瑟法我太喜欢了,就一口答应了。

当天下午,我约了青岛小说作者潘玉玲去给我拍照。潘玉玲还特意送了我一条她去德国旅游时买的白色披肩让我拍照。我身着粉红短袖针织衫、粉白花长裙,戴着大檐帽子,披着白色披肩,去了八大关的一片绿地红花的地方。潘玉玲把我左摆摆,右弄弄,照了一大堆美照。那时没有美颜功能,但那时我超级年轻啊,瘦,爱臭美,现在看看真是奢侈。

世界杯持续一个月,从6月17日至7月17日。当天晚上我在家里,趴在电脑前,就觉得麻烦了。我像个猴子骑在一辆现代化的自行车上,根本无法下笔。我写的题目就是《麻烦了》。假如足球是个超豪华的自行车,我就写下了一个猴子对自行车全部的懵懂吧。第二天见报,我的稿子反响竟然很好,一个爱臭美的年轻女子像个外星人逛地球村里的菜市场那样,留下一眼一眼的大惊小怪。领导对我说,就这么写下去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连续一个月写稿子。每天晚上,我老公在客厅里面看世界杯到半夜,时不时地嗷嗷几嗓子。我就跑过来问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我不会写足球,我就写众球迷原生态的样子。别人谈球艺,我就谈观足球观出来的人生。

意大利队有个叫巴乔的,是个足球王子,气质忧郁,文艺范儿。意大利队有一个球员很早犯规被罚下,场上少了一个。是巴乔用过人的球艺硬是以个人的力量把球队带入了决赛。决赛是意大利队与巴西队,双方踢满了120分钟,0比0。最后要用点球决胜负了。点球的时候全世界都安静了,是窒息了。我是把眼睛用双手捂起来,又时不时地把手指头分开,偷看一下电视机屏幕的。巴乔助跑,射门,球高出球门横梁……巴西队赢了。巴乔双手叉腰,头低了下去,背影苍寂。这一幕成了世界杯史上最经典的悲情定格。我哭得稀里哗啦,差点背过气去。

马拉多纳带着阿根廷队打出了气势,却被查出服了违禁药,被罚出比赛。失去核心的阿根廷队瞬间崩盘,输给了一个很弱的球队。一代球王马拉多纳从球场上渐走渐远的背影太复杂了,我写下《马拉多纳,我为你抱腕》。还有,巴西队员贝贝托进球后在球场上跳起了独特的舞,那是在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庆生。球星罗马里奥也跟着跳了起来。太温暖了。

写完这一个月的专栏,我竟然从一个伪球迷成为一个对足球艺术肃然起敬的女子,我从头到尾跟进了足球迷人的技艺和其背后深度的哲学思想,理解了足球带给球员深渊般的不确定和曲折迂回的胜负思考,一如一个人的人生。

我的专栏作家的身份,是从一场世界杯赛开始的。从此,我的专栏之笔再也没有停下,直到今天。



球迷助威 孟永民 摄

赛场外

缘起世界杯

◎高伟



踏歌行

珠城览胜

——仿徐霞客之北海纪游

◎廖德全

余纵游天下三十余载,西行滇黔、北登嵩华,南游闽粤、东临碣石,独北部湾海隅未曾涉足,岂不惜哉憾哉?今得闲暇,遍游珠城一郡,所到之处丽景生辉,目不暇接,心旷神怡。遂再提笔,尽录其貌,以补吾《游记》之留白。

从合浦汉墓群起程,阡陌间,古冢连绵,封土层叠,皆两千年前中原貶官、马援旧部埋骨之地。入展馆,观出土器物,恍如隔世:琉璃、琥珀、波斯铜饰,与青瓷丝帛并列,琳琅满目,累累其然;遥想汉时光景,自是舟楫扬帆、货畅如流,繁华兴盛、市井升平。昔读《汉书》,只知合浦为海上丝路始发港,至此耳闻目睹,始信史书所记诚不虚也,封土之下,尽是万国往来遗物;隆起冢丘,莫非高官商贾遗迹。世人纵论海上丝路,多援引典籍传闻,少有亲见出土实物;今得一见,亦我旅旅者之莫大荣幸矣。

循国道南行,直抵山口红树林。潮起时,千万株红树浸于碧海,气根盘扎滩涂,纵横如千足盘踞;潮落,泥滩洞孔密布,小蟹横行,弹跳鱼跃于浅洼。置家小艇浮于林间,穿梭来往,畅行无忌;林下妇人徒手拾贝,竹篓盛青蛤、车螺,言语温软,是世代栖于海上之蜑民。其人无田庐,以船为家,采珠捕鱼为生,婚丧祭祀皆顺海潮时节,渔家歌谣随浪起伏。游罢,得《咏红树林》诗数句,也算不虚此行。诗曰:

莽莽苍苍漫无边,潮涨潮落年复年。朝迎红日暮白鹭,夕送晚霞起炊烟。最是游人叹奇树,更喜渔姑采揽钱。风摧浪覆何所惧,有为铁骨傲苍天。

继而放舟出海,远望涠洲孤屿浮于沧溟。此岛由火山熔浆凝铸,岸壁尽是赭红熔岩,海蚀洞穴层层镂空,浪涛撞壁,轰鸣震耳,洞内碧水映天,光如碎玉、撒金铺银。登岛观火山口,草木覆于熔岩浆台,断层岩纹清晰可辨,礁石间,珊瑚碎屑遍地,仙人掌烂漫其间。余一生遍游西南喀斯特溶洞,从未遇海上火山奇构,古来山水方志多详载山岳岩洞,于滨海火山地貌记述简略,史料记载多有疏漏,深为所憾。所幸得识同道廖君德全所著《大美涠洲》,洋洋洒洒,记述完备,不负宝岛丽景,不负游客壮旅,亦可聊慰吾往日未至、未作记

清平乐

述之憾。

次日跨海北归,首当饱览银滩胜境。以沙为滩,不足为奇;然此滩皆高纯石英细粒,白如凝脂,软若流云,赤脚踏之,细沙从趾缝漫溢,不粘不糙,温软胜绵。长滩绵延十数里,壮阔无边,潮线迤邐、清波荡漾,晴日之下,白沙映日、海天一色,碎银万顷、熠熠生辉。潮来则清波叠岸,柔浪抚沙,无声涤荡尘迹;潮退则滩平沙白,纤尘不染,一望无际。千百年沧海潮沙,养一方绝胜,今有“北有桂林山水、南有北海银滩”之誉;而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亲笔题字“天下第一滩”,诚不欺也。余此前游记多录险峰峻壑,少记海域平沙浩海,今得一游以补记,不亦快哉乐哉?

由银滩转道东南,直抵白龙珍珠城。城临古珠池旧址,明初洪武初年筑造,迄今六百五十余载,是古合浦控珠贡、司渔盐之重镇,“珠还合浦”千古佳话即发祥于此。城垣不取砖石,就地取海边贝壳夯筑,层叠坚实,历经风雨海潮而不颓,古色苍苍、巍然而立。城内残基斑驳,小巷清幽,旧为珠官驻守、珠民聚居之所。昔年珠池广袤,杨梅池为最,碧波之下,海蚌含珠,其珠质润色纯,冠绝天下,故有“东珠不如西珠、西珠不如南珠”之谓。史载,珠徙珠还皆系吏治民心;官清则珠聚,政苛则珠迁。民心向善,奇珠亦然。

承友人举荐,得读廖君德全又一佳作——《远逝的珍珠城》,谈古论今,挥斥方遒,读来让人拍案而立。徘徊城墟之间,睹残垣而思往事,一方珠城见证王朝兴衰、民生苦乐,古来游志多略而不书,千年旧事湮没于沧海泥沙,实为可惜了;有德全君此作面世,亦为珠城一大幸事。

离别白龙城,循陆路向北,至山水曲樟。此地群山环峙,六湖相连,官塘、养珠、深湖、黄坭、青湖、赤子六水贯通,汇为巨浸,碧水澄澈,波光如镜。沿湖长堤蜿蜒,新路如带,桥榭错落,贯通诸村。晴则天光云影尽落湖中,青山含黛,碧水蕴章;风来则细浪粼粼,草木婆娑,清逸绝尘。湖畔客家围屋静立,粉墙黛瓦,古院雄峙,乃岭南客家聚居遗存,既有滇洱之明净,又具南疆之温婉。天下游客多识多闻苍山洱海之奇胜妙绝,罕闻曲樟

滩涂垂钓

◎黄传艺

鱼情,我选海竿、船矶竿,纤细竿梢能精准捕捉水下细微动静。钓组用1.5号主线配0.8号子线,搭配管付钩。管付钩固饵牢靠,能在鱼儿咬钩瞬间精准受力,不易跑鱼。海钓忌粗线,我多用碳素线,耐礁石磨损。近海垂钓用1.5号线足够应对一两斤的腊鱼,细线灵敏隐蔽,更易骗过警惕性极高的海鱼。

钓腊鱼重在稳,静待沉底饵料被慢慢吞食;钓鲈鱼则妙在灵动,以活虾为饵,匀速快速收线,模拟小鱼仓皇逃窜的姿态。水下瞬间上演一场猫鼠博弈,机敏的鲈鱼见状便会迅猛追击,猛然咬钩。当地渔民代代相传一句老话:心急钓不到大鱼。

垂钓途中,偶遇几位当地渔民,有人弯腰捡拾退潮遗留的海螺,有人手持渔网浅浅撒网。烈日晚风里,他们额头布满汗珠,衣衫被海风与潮气

之幽,山雄水秀而久隐乡隅,未人笔墨诚为可惜。此间又觉得廖君德全妙文《春游小洱海》《大廉山下访曲樟》,有情有景,妙笔生辉,写下吾未曾亲临目睹之美景,恰似代吾抒怀。若德全君早生四百年,吾必邀其结伴同游,遍历四海、共书山河,想来又是另一番天地光景,未可知也。

复归滨城,登临冠头岭。岭巅尚存清代炮台,石基斑驳,荒草覆炮,早已不复当年神采雄风。凭栏远眺,礁石嵯峨、碧波万顷,渔歌唱晚、松涛和鸣;几间馆舍点缀其间,风物相融、和谐共生。远眺城廓,光华流转、车水马龙,一派祥和安闲之景。下山回首再望,冠岭无言,吾心豁然,忽得《登冠岭随感》小诗一首,且记之:

冠岭极目喜登高,丝路帆影气势豪。云舞碧空戏鸥鹭,浪遏金沙叹嵯峨。丽日和风谱曲调,秋水长天唱渔歌。千古风流今安在,且倚老松静观涛。

夜宿侨港,食蟹仔粉、尝海味粥,美味无穷,乃平生之所未遇也。然未及细品,恐心头观感稍纵即逝,折身返客房铺纸,梳理一路见闻。余毕生行游,所求从非风月辞藻,乃实地勘考,实录天地人间;北海一郡,山海兼具、文史绵长,今得一游而略记之,正是填补吾此前《游记》未到之处。夜深难眠,捻断几多胡须,偶得一联,录以存念,亦吾游历北海之一得也。全联如下:

想秦定百越,汉置郡治,通丝路而启航。马援挥戈,伏波安壤,千秋砥柱镇蛮荒;费昶勤政,廉山载誉,百姓景仰。孟尝亲民,珠还合浦永留芳;苏子滴露,清轩题句,万里瞻天照高堂。且看王勃踏浪,显祖赋诗,群贤毕至,翰墨遗迹寄衷肠。叹往昔:古渡扬帆,商通万国,货物其流,春风浩荡;凭栏远眺,思青史煌煌,承先贤德范,情满滨城。

看涠洲叠翠,银铺海滩,倚南珠以名扬。冠岭雄起,劲松拂涛,十里画廊焕锦章;老街凝韵,黛瓦陈晖,商贾争强。改革开放,潮涌北海聚高朋;城展新颜,楼台栉比,群芳竞秀映韶光。更喜山水唱和,福地着意,佳景遍布,宾客如云尽欢畅。喜今朝:百舸争流,浪遏千重,政通人和,步履铿锵;把酒临风,正神州朗朗,沐盛世朝阳,气吞南疆。

浸润。我递上几瓶冰镇矿泉水,没有多余的话,一瓶水瞬间解渴。红树林畔微风徐徐,水波轻漾,人影安然。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从不遥远,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善意所带来的触动,是一瓶清水所承载的温度。

我静静坐在岸边,手握鱼竿,目光落向无垠碧海,听海风穿林、浪涛轻吟,世间所有焦虑、浮躁,都被这片辽阔蔚蓝轻轻包容、悄悄消解。鱼竿浮沉之间,我渐渐感受到海钓的乐趣:不只为渔获,为追逐上钩的瞬间喜悦;而是开启一场自我与自然的对话。人生亦如垂钓,不过是等待与取舍,沉淀与释然。

暮色渐浓,夕阳沉入海面,余晖为红树林、滩涂镀上温柔的金边。我久坐静待,接纳一无所获的遗憾,也拥抱不期而遇的惊喜。

观民俗

包粽子

◎陈璐娇

孩子在幼儿园学了端午儿歌,回家就缠着我,执意要吃妈妈亲手包的粽子。我提议去超市选购现成的,她却摇摇头,认认真真复述老师的话:只有自己动手包粽子,才算真正过端午。

拗不过孩子的软磨硬泡,我拨通母亲的电话求教。母亲满是诧异,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新鲜事。随后耐心地一步步传授:糯米浸泡的时长、粽叶焯水的诀窍、五花肉腌制要用的酱料……我拿笔记本逐条记下,密密麻麻写满两页纸。

周末早早起身,赶往菜市场置办食材。母亲特意叮嘱,粽叶要拣宽大完好的,捆扎的绳子得用棕榈叶撕成细条,棉线捆煮不出地道的粽香。我在摊位前细细挑选,故作内行地凑近嗅了嗅干粽叶独有的清芬,心底实则忐忑不安,全无底气。

回到家中,泡发好的糯米早已静置一旁。厨房操作台上,各类物料一字排开:泡好的糯米、腌制入味的五花肉、叠得整整齐齐的粽叶,还有一束棕榈草绳。深吸一口气,正式动手。

第一片粽叶,任凭我怎么弯折,始终捏不成规整的漏斗形。好不容易勉强卷成型,舀入糯米便从底部缝隙簌簌漏出;重新调整,米又填得太满,粽叶边缘根本无法合拢。慌乱间扯过草绳捆绑,手里的粽子活像一只倔强乱窜的小兽,扭来扭去不肯安分。最终成型的模样四不像,扁扁松散,粽叶还撑裂了几道口子。

泄气之时,母亲打来电话:“包出几个了?”“就一个,模样丑得没法看。”我低声答道。“初次上手,谁包的第一个都不好看。”她的语气骤然温柔下来,“当年你外婆教我包粽子,我第一个包出来,模样怪得像个粽子精。别急,手放松些,别跟糯米较劲。”

有了这番宽慰,第二次动手便少了几分紧绷。试着记住母亲那句“手要松”,即便糯米偶尔从指缝溢出,也不再慌忙补救;顺着粽叶天然的弧度弯折,不再生硬强行塑形。捆绳时用手肘压住粽叶一端,草绳绕上两圈稳稳打结。没想到,这一只竟有了粽子该有的模样。

第三个、第四个,手法愈发娴熟。指尖渐渐生出肌肉记忆,无需低头细看,便清楚何处该折边、何处该收紧。厨房里粽叶清香混着糯米香气缓缓弥漫开来,站在灶台前忙碌许久,腰背发酸,手掌也被草绳勒出几道浅浅红痕,心底却充盈着安稳踏实的暖意。

粽子终于出锅,孩子早早扒着餐桌翘首等候。我拆开一个先尝,糯米略偏硬,肉块盐分稍重,算不上完美,好在粽叶清香尽数渗入米肉之间,勉强算得上合格。孩子咬下一大口,眼睛亮晶晶地夸赞:“妈妈包的粽子最好吃!”

我心知孩子不曾尝过多少精致粽点,夸奖里满是纯粹的偏爱。可就在这一刻,我忽然读懂了母亲每年端午耗时整日操劳的缘由。她年年包下的,不只是粽子,而是完整的端午节气,是藏在烟火里的惦念,更是一句无声的告白:我一直在,也愿意为你倾尽时间。

原来代代相传的民俗与温情,都是从手忙脚乱的初次尝试启程。

当晚,我把成品粽子拍下照片发给母亲,她很快回复:“比我预想的要好,明年回家,就由你来包。”我望着屏幕会心一笑。时光流转,悄然之间,我已然接过了那捆草绳,成了那个守着灶台、亲手包粽子的人。



风雅颂

背包

◎郭李屋

手提背包行走
由于过分专注赶路的速度
而忘记把手里的沉重
转移给背部分担
——这些,都是事后的假设

但是,当背包
转移到背部的时候
我们会发现
背上的重量
并不比提在手上轻
而且,不能像提在手里
随时可以放到地上